

# 无名广场

陈世旭



——林升《题临安邸》  
……

人群会流动，城市一直在原地。它承载集体的记忆，留下个人的足迹。风物人情，历史掌故、情感印象，连接起一卷卷人文画卷。

城市广场蕴涵的诸多信息，为人类生活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物质线索，因而成为城市空间的华彩部分。作为一种城市建设类型，一种公共艺术形态，一种城市构成的重要元素，城市广场既承袭传统和历史，也传递美的韵律和节奏。

广场，是一个城市的脸庞。广场的品质，就是这座城市的品质；广场的气度，就是这座城市的气度。

曾经走过许多城市，曾经见识许多广场，曾经置身不少雷同的“广场八股”：低头是铺砖，平视见喷泉，仰脸看雕塑，台阶加旗杆，对称中轴线，终点是大楼。空间尺度比例失调，配饰植物很艳俗。脱离了所处的自然环境，丧失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，看不到地域特征，抹杀了人文背景，千篇一律，千部一腔。终于背离了广场的本质，与大众隔膜疏离。

在这座并不显赫的边陲城市，竟然意外惊喜地邂逅这样一座广场——静穆地偏安在城市的一隅，仿佛是一则古老的寓言，一个现代的桃花源，一种悠远的几乎被遗忘的文明。不施粉黛，却丰姿绰约，端庄大气。让城市喧嚣的万丈红尘退避三舍，让身心获得彻里彻外的安宁，让人有一种冲动，想要在现时代里复活古圣先贤、唐诗宋词，以哲学和诗歌的名义标榜一方净土。

当时忘记打听这座广场的名字，回到住地，问当地朋友，因为我说不所属的地名，回答语焉不详，各不相同。

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无名广场。无名广场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经意，但我知道，一切又绝对是精心的营造。名字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这营造体现出的城市美学，以及由此显示出的对人的尊重。



们的记忆里。

“绿巨人”飞速前进，玻璃外的美景流泻。偶尔，火车桥与西康高速公路桥相遇，或一上一下，或一下一上，或并肩前行，在满山流翠的秦岭山谷中，构成了一幅多彩立体画卷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安康发生了巨变，西康铁路贯通，安康人告别了去西安走阳安线的历史；西康高速通车，缓解了人流压力；特别是安康新机场航班的运营，更是缩短了安康与世界的距离。如今西康铁路又开通了动车专列，更是缩短了安康与西安的距离。

“旅客们，您已经到达古城西安火车站。”运行1小时59分，“绿巨人”准时到达西安站。下班的儿子在站口接我。先给我一个拥抱，然后，在我的口袋里掏钥匙。“给你带两把钥匙，一把放单位备用，免得万一替你锁门，我还得穿越秦岭给娃送钥匙。”

“主要还是想老爸爸了。”儿子又贫嘴。“老爸，西康高铁就要贯通了，时速350公里，您下一盘棋的工夫就到了，到那时候，儿子想老爸和老妈了，一呼，你们可要来呀！”

我俩都哈哈大笑了。

很久没有吃到茭白了。离开上海近20年，虽然我平均每年都会回一次上海，但每次回国行程都安排得很紧张，留给上海的时间更是非常有限。可能是由于季节不对，也可能是其它原因，总归是吃到茭白和蚕豆的机会并不多。

与上海的茭白相比，我有更久没吃到湖北的茭白了。屈指算来，我离开梁子湖快40年了吧？岁月飞逝，人生匆匆，于辗转往复中，那个昔日受到过无数野生茭芭滋养的湖畔女孩如今已然白头，在遥远的南半球城市墨尔本本想她幼时在故乡曾经吃过的美味。

如今疫情阻隔，我的回国计划因此推迟。真希望疫情尽快结束，希望下次回国时，我能吃到上海的时令茭白和湖北的新鲜茭芭，安抚我那越来越思乡的胃。

南方滨海城市。我穿过峡谷般的楼群去看海。却在不期然间，见到这座广场。

高大发亮的灌木带后面，绵长的花圃，硕大的花朵在冬日里烂漫如火。广阔的大草坪，边际的尽头似乎遥不可及，让巨型建筑失去了高度。

大草坪海浪般起伏，是一片会呼吸的土地。旋转喷头肆意迸发的水雾，让生命的气息喷薄而出。

一个又一个微微隆起的草坡上，匍匐着粗砺的巨石，像是时光的背影。珍贵的亚热带树木，独立的一株，或是相拥的一簇，挺拔，豪迈，满满的自信。人们满怀希望，播下饱满的种子，而今拔地而起，成为耀眼的存在。

远远近近，散落着白色的敞篷式帐篷，让人想起就要远航的帆船，想起银河系的船帆座，想起希腊神话：伊阿宋乘阿格号去找金羊毛，带着众多船员——双子座的卡斯托尔和波吕杜克斯，乐师奥尔普斯，建船师阿尔戈斯，后来连赫拉克勒斯也加入了旅程。

红砖铺就的小径，一对踟蹰的老人在咀嚼沧桑，他们曾经手牵手，在彼此的目光中温暖相拥，走过春夏秋冬。肩膀扛着一世的风雨，心里藏着生活的热念，纵使脚下步履蹒跚，依然遥遥前行。回忆总是没有尽头，多少日子在瞬间逝去，在心头烙下满满当当的刻度。相扶相伴的身姿，成为广场上的行为艺术。

坡下的石凳，在回忆燃烧的海誓山盟，散发爱和被爱的温度。迷茫的星光浮现于半空，激流在血脉里奔腾，爱神隐形的翅膀，无声地飞翔。当第一声鸟鸣冲破天际，玫瑰铺满了整个蓝天。

浓密的树丛中飞出彩色的皮球，紧跟在后面跑出院叫的儿童，他们是城市的未来。有谁在召唤：去吧，去吧！去接受海涛的祝福；去吧，去吧！前面有无穷的无穷！

回廊上有一个漫游的旅人，严肃而潇洒。他俯首倾听大地奔放的声音，用

目光丈量广场的辽阔和纵深。说不定哪天他会成为歌者，为一个不是故乡的城市代言。

隔着广场，与城市相对的另一面，是海。碧绿的堤岸、洁白的浪涌、蔚蓝的天际线，是阳光与海风的织锦。荏苒如梭的光与影，是穿梭在五线谱上的音符，演绎出一曲曲生命的交响。成群的海鸟，忽而翩跹在林立的桅杆，忽而在空中恣意翻飞，忽而箭一样划过。没有恐惧，没有拘束，没有犹疑，没有瞻前顾后，王者般地炫耀飞翔的自由。

一切都是绝对自然的呈现。草与树，花与石，高天的流云与大海的波涛，皆用自己的语言说话。整个广场，没有文字，没有广告，没有画幅，没有噪音，没有煞费苦心的表白与宣扬。唯一看到的刻意，是在一个僻静的角落，几只俊美羞怯的铜雕小鹿。

如果一定要赋予这座广场一个主题，那就只有一个选项：自然。

城市，顾名思义，因城而市，或因市而城。最原始的形态是“内之为城，城外为之廓”“日中为市”（《管子·度地》）。是具有相当面积，集中相当住户，产生规模经济的连片地理区域和网络系统，是人群和房屋的结合体，欲望与利益的共同体。个人在其中并不是作

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为人所知，而是属于一个庞大的集群。坦途与坎坷，追求与失落，欢乐与悲伤，智慧与愚蠢，奋发与颓废，成功与失败，美好与丑陋，光明与阴暗，善良与邪恶，温暖与冷酷……构成无数人各不同的命运图景。

岁月承载了历史的脚步，城市积淀了文明的精华。高塔入云，大厦如林，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衣袂蔽日，汗汗如雨，人面千般，风情万种，文化多元，水火兼容。千百年来，城市不知打动了多少敏感的心灵，留下了多少天才的篇章。

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。——李白《春夜洛城闻笛》  
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——杜甫《春夜喜雨》  
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——杜牧《泊秦淮》  
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——张继《枫桥夜泊》  
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——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  
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。——韩翃《寒食/寒食日即事》  
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——柳永《望海潮·东南形胜》  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

# 穿越秦岭送钥匙

张朝林

水和炒面度饥，哪黑就在露露宿。去时挑上香菇、木耳、茶叶、蚕丝等安康土特产，与盐商兑换。盐道让多少盐夫走上了不归路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和几位朋友第一次出远门去西安，坐的是走阳平关、过大秦岭的绿皮烧煤火车。那是暑假的一天，我们8点从安康上了火车，3个愣头娃第一次坐火车，那种快乐劲别提了。我们是站票，车厢里挤满了人，座位下也躺着人，过道车厢连接处的我被挤得斜靠在车厢的连接门上。那时火车上没有空调，车窗都打开着，车顶上的摇头扇呼呼地转着，仍然闷热，对面被挤得歪歪斜斜的朋友，热得满头大汗，满脸通红。

火车像一头笨牛，哐当哐当慢悠悠走，不时长长地吼一声“呜”。每一个小站都要停上三五分钟。车上人越来越多，空气沉闷，特别是火车进山洞，煤烟窜进车厢里，呛得满车人咳嗽。中午，肚子饿得直叫，列车上两块钱的盒饭吃不起，也吃不到——送饭车根本无法通过车厢过道，热水、凉水都没了，哎！这幸福的苦旅。

火车爬秦岭坡，前面的火车头拉，后面的火车头推，哐当当，哐当当，像只千脚虫，慢溜溜爬，爬到一个大湾

处，火车长鸣一声，车头两侧喷出长长的烟雾后停了，摇摇头也停了，我伸到窗外看，火车头跳下3个人，紧接着从一节车厢跳下戴红袖章的列车长，揪下挎在脖子上的哨子，一边“瞿瞿”吹，一边喊：“火车晚点了，大家赶快下车，到秦岭溪边乘凉去。”

跳下车，先深深地吸一口秦岭的空气，顿觉凉爽起来。连绵秦岭，伫立眼前，满目翠绿，青云缥缈。林荫下的小溪，清水明亮，溪中卵石密布。6节车厢一十多个人欢呼着、雀跃着涌向溪水，有的坐在溪边绿荫下，享受悠悠清风，有的跳进溪中，洗一把汗脸，有的在树林间踱步，聆听鸟的鸣叫，还有的坐在鹅卵石上，凝视秦岭顶上空聚云散。猛一看，溪谷挨挨挤挤的人们，也成了灰石头。不远处的铁轨上，前后两个火车头还喘着气，不时吐一口白烟。一小时过去了。两小时过去了。列车没有丝毫要走的迹象。我们肚子饿得心贴了后背，只好趴在溪边喝溪水充饥。有人在小溪石板下摸出了螃蟹，拧下腿嚼。我们也去摸螃蟹，嚼了一些螃蟹腿，便有了一点精神。

火车到西安，已经是下午6点了。那次刻骨铭心的西安之行永远留存在我

# 茭白和篙芭引发的乡思

倪立秋（澳大利亚）

和成长的地方；第二故乡则是上海，那里有我的家，有我工作和读书的学校。上海人说的茭白在湖北有着不同名称：篙芭。上海话“茭白”和湖北话“篙芭”发音听起来非常相似，说不定二者真有些渊源呢。

湖北应该是不缺篙芭的，因为湖北拥有“千湖之省”的别称，武昌鱼的原产地梁子湖是湖北第二大湖。我在梁子湖畔出生长大，小时候就吃过不少梁子湖出产的篙芭。但我那时吃的篙芭都是野生的，因此母亲和外婆炒给我吃的篙芭的成熟程度与个头大小是不一致的。它们有的较小较嫩，炒熟后呈嫩黄色，就像照片中的茭白颜色；有的较大较老，切开后白白的篙芭肉中点缀着颗颗

小黑点，这种篙芭炒熟后除了绿色的皮、浅黄的肉，还有淡黑色的汁液渗出来，涂抹在绿皮黄肉表面。虽然它看上去如我后来在上海吃到的炒茭白好看，但口感和滋味却是绝对不差的。

到上海工作和生活后，我才知道湖北的篙芭在上海称为茭白。茭白看上去比我在湖北吃的篙芭个头要大一些，颜色要浅一些，有着浅嫩嫩的黄白色，炒熟后颜色嫩黄，口感嫩脆，吃起来特别鲜嫩爽口。无论清炒荤炒，茭白于我都是美味。

在上海的那几年，我吃到过很多种茭白做的美味菜肴。记忆中，我曾吃过清炒茭白、茭白炒肉片肉丝、油焖茭白、茭白炒鳊鱼、茭白炒芦笋等等。不管什么时

新疆有一个说法，只要有海子，就会有卡盆。

海子多指塔里木盆地的小湖泊，卡盆则指划行于海子中的小舟，多用整棵树木掏挖而成。

海子和卡盆独属新疆，且仅与罗布人有关。罗布人多逐水而居，如需要渡到对岸或去打鱼，便搬动一叶卡盆进入海子，然后用一个木浆划水而去。

罗布人世代生存于塔里木河流域，善捕鱼，会吃鱼，有很多和鱼有关的故事。《回疆志》载：“罗布人不种五谷，不牧牲畜，唯小舟捕鱼食。”这里说的“小舟”，说的就是卡盆。那时候的气候好，水资源丰富，罗布人以捕鱼为生，是天天吃鱼的人。

本来，新疆多骑马的牧民，且以牛羊肉为食，但是到了罗布人这里却改变了方式，他们住在水边，出门就上了卡盆，如果有鱼出现，他们随手拿起备放于卡盆中的渔叉，迅疾叉入河水中，待提出便已叉住一条鱼。

除了鱼之外，罗布人的一些风俗也很有意思。譬如父母在孩子出生后，会将孩子第一眼看到的東西，用于给孩子命名。有一次在尉犁县碰到一位罗布人，他的名字叫库安，翻译过来是“手套”的意思，可见他出生在冬天，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双手套。

如今，罗布人结婚时，新郎要提前几天去岳父家，跟着岳父撑一叶卡盆去打鱼。随后，岳父把那个卡盆送给女婿，再把门前的某一个海子送给女儿作为嫁妆。婚礼结束后，大伙把一对新人送到海子边，目送新郎新娘划行卡盆到达对岸，夜到新娘的父亲为他们准备的一座帐篷里，度过新婚之夜。次日清晨，两位中年妇女给新婚夫妻送去净身的水，小两口清洗过后，到村里挨家挨户表示谢意。各家主人分别向年轻夫妻送上松鱼、罗布麻、布料、木器等礼物。岳父在这一天，要给新女婿送一个卡盆一副渔网。“有了卡盆和海子，便知道了怎样活命。”此虽为老规矩，但对生命却有意义。

制作卡盆，往往选择最大最粗的一根胡杨木，将一面刨成平底，便是卡盆底部，而另一面则深掏出凹槽，是为盆底，专用于坐人，亦利于操作划行。

在塔里木河流域一带，多见人们在木中撑卡盆悠然慢行。问及做卡盆的难易程度，当地人回答，他们用的都是老卡盆，有的人一辈子也做不了一个卡盆，所以说不上做卡盆的难易。细看他们的卡盆，果然都老旧，但却显得结实，应该还可以再用很多年。问及为何使用老卡盆，他们说现在人的手艺不行，而且现在的胡杨也不行，掏不出像样的卡盆。

我听得说，他们说的“像样”并非好看，而是要实用。要实用，确实还是老卡盆好，其木质至今仍不见裂纹。做工亦周正精细，撑一叶这样的卡盆进入海子，安全，轻便，着实是有趣得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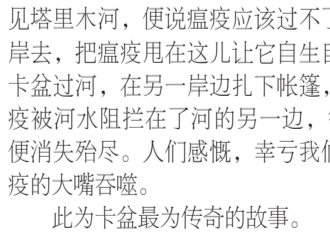
打鱼完毕，他们将卡盆搁至岸边，便回家去了。都是老卡盆，村里人想用便用，用完了放到原来的地方即可。人们对每一个卡盆都很熟悉，看到卡盆便如同看到了其主人，或者说，那就是主人的名字，或主人的脸。

有一年我在尉犁县见到一个卡盆，停泊于塔里木河岸边，上面有一把木桨和一截缆绳。从形状上看，此卡盆是用整木做出的，应该出自一棵巨大的胡杨树。它虽然在盆沿和凹处等地方多显斑驳，但没有破裂和损坏，显得很结实。罗布人有一句谚语：好男儿，见马就骑，见卡盆就划。我看了几眼卡盆，内心便如同这句谚语所说一样难以抑制了，嘴一张便说，我想划一下这个卡盆。旁边有一人说，这个卡盆是宝贝，摆在这里只是让人看的，谁也不能用，万一用坏了，得多少年才能有这样好的一个卡盆。

那人说，最后划过这个卡盆的人是吐尔洪，这个卡盆是他爸爸传给他的，前后在海子里被划了五六十年，运了很多人，捕了很多鱼。那时候罗布人常说一句话：只要有了卡盆，就没有到不了的对岸，就没有打不到鱼。吐尔洪的爸爸一辈子划着卡盆在海子里打鱼，吐尔洪吃鱼长大，天天划着卡盆在海子里打鱼，后来，父亲病了，无论怎样寻医问药都不见好。一天，父亲说想坐一坐卡盆，吐尔洪把父亲背到卡盆上，划着卡盆在海子里转了一圈，没想到父亲却精神大振，病好了。此事在村里传开，一位老人说吐尔洪的爸爸的魂在卡盆上，他把魂找回来了，病能不好吗？后来，时代发生了巨变，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，有人对吐尔洪说，不要再把你的青春交给卡盆，去外面看看吧，也许一看就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会过上你想象不到的生活。但吐尔洪却不动心，仍然天天划着卡盆在海子里打鱼。再后来，村里又有老人病了，想到卡盆上去坐一坐，但村里除了吐尔洪外，再没有别人在海子上划着卡盆打鱼。那病者在岸边等了一下午，也没有等到吐尔洪归来，返回后当晚便命。吐尔洪很为那件事后悔，如果他在那天早一点返回，也许能救那位老人一命。村里很快便传开一个说法，卡盆能治病救人，成败与否，关键是让病人能坐上卡盆。吐尔洪什么也没有说，用绳子把卡盆往河边一系，从此没有再动一次。

关于卡盆，有一件让罗布人忘不了的事情。1852年在塔里木河流域的小罗布淖尔暴发鼠疫，人们无以抵挡，像被割倒的芦苇一样一茬茬倒下毙命。后来有人看见塔里木河，便说瘟疫应该过不了河，我们全部到河对岸去，把瘟疫甩在这儿让它自生自灭。于是人们轮换乘卡盆过河，在另一岸边扎下帐篷，生火做饭。果然，瘟疫被河水阻隔在了河的另一边，等到入秋后草木枯萎，便消失殆尽。人们感慨，幸亏我们有卡盆，否则会被瘟疫的大嘴吞噬。

此为卡盆最为传奇的故事。



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

王族 卡盆